

童年期心理虐待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领悟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的多重中介作用

金桂春^{1,2}, 王有智¹

(1.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西安 710062; 2.天水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天水 741001)

【摘要】 目的:考察童年期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在童年期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间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童年期创伤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和攻击问卷对1266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童年期心理虐待、领悟社会支持、人格和攻击行为两两之间相关均显著($P<0.01$)。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童年期心理虐待不仅能直接预测攻击行为,还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间接预测攻击行为,领悟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攻击行为间起多重中介作用。**结论:**减少童年期心理虐待,提高个体社会支持的感知水平以及培养良好的人格特征,有利于降低大学生的攻击行为水平。

【关键词】 心理虐待; 社会支持; 人格特征; 攻击行为; 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7.04.022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Aggression: a Multiple Mediating Model

JIN Gui-chun^{1,2}, WANG You-zhi¹

¹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²School of Education,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741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aggress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functionary mechanism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ity i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1266 undergraduates by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and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ersonality, and agg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P<0.01$). SEM showed that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not only influenced aggressive behavior directly, but also affected aggression indirectly throu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ity, demonstrating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aggression.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pports a multiple mediating model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aggress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abuse; Social support; Personality; Aggression; Mediating effect

童年期虐待是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弗洛伊德就提出童年期虐待经历是个体各种精神疾病及心理障碍发生的主要原因^[1]。但直到1962年,Kempe等人^[2]发表有关受虐待儿童的文章后,童年期虐待才被学界广泛关注。国际上一般把童年期虐待划分为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以及忽视四种,而其中情感虐待是童年期虐待的核心部分,也称心理虐待。心理虐待是指发生在个体成人之前,对儿童有义务抚养或监管权的人经常指责、恐吓、轻视、侮辱或孤立儿童,不能满足儿童情感需要的一种行为^[3]。国内外研究表明,童年期心理虐待是个体多种不良心理和行

为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4],它不仅对儿童造成短期的、直接的伤害,还会对个体的生长发育、社会适应、人际关系、人格形成等具有长期的不良影响^[5]。它作为早期经验,与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以及攻击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6-8]。

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人们对自身被家庭、朋友以及重要他人支持程度的主观感受和评价^[9]。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童年期心理虐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10]。童年期心理虐待会削弱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能力,有心理虐待经历的个体,与无虐待者相比,对来自家庭、朋友以及其他支持的主观体验较差,较少感受到社会对他的支持。刘爱书等人^[11]的研究表明,受虐待的个体不愿参加各种组织活动,不愿意找人倾诉或向外界求援,还会通过消极的社会行为来减少他人对自己的支持。缓冲器模式认为,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5JG17)资助

通讯作者:王有智, E-mail: youzhi@snnu.edu.cn

如果个体在社会中越能够体验到支持,他将会越低估压力情境的伤害性,通过提高自我防御能力,减少对压力事件的严重性评价,降低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减轻压力,社会支持在压力与其可能造成的风险之间起到缓冲作用^[12]。由此不难发现,情感虐待与领悟社会支持关系密切。

童年期心理虐待除了与社会支持密切相关外,还与一系列的个体因素和行为问题,如人格特征和攻击行为等密切相关。对心理虐待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发现,心理虐待与人格中的神经质和精神质呈正相关,高心理虐待经历个体,表现出高神经质、高精神质、冲动等人格倾向^[13]。此外,心理虐待可能还通过社会支持对人格产生间接影响,受虐待个体往往会降低对可利用社会资源的评价和认知水平,而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又会影响到其健康人格特征的形成^[14]。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感与人格中的神经质、精神质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个体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社会适应能力就越强,好交际、朋友多,人格也就越健康,而在社会中较少体验到受他人尊重和支持的个体表现出较高的神经质和精神质水平^[15]。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得出,受虐待个体由于具有较多的消极情绪体验,降低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水平,其人格一般也较易形成高神经质或高精神质。也就是说,领悟社会支持可能在心理虐待与人格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已有研究也证实了社会支持在童年期虐待与人格特质间起中介作用^[14,16]。

有关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的研究发现,个体经历的心理虐待越多,其攻击水平就越高,具有剂量-效应关系^[17]。早期虐待经历严重威胁到个体的安全感、满足感和自我价值感,使儿童早期的心理发育受阻,不能很好地整合自我和客体意象,容易出现情绪调控障碍,导致其社会交往中,不能准确而恰当地加工社会信息,进而认知过程中的敌意归因偏差导致更多的攻击行为。目前,心理虐待已被证实,它是个体攻击行为产生的最为显著的高风险因素和有效预测指标^[18]。研究也发现,心理虐待不仅直接影响攻击行为,还可以通过影响领悟社会支持间接影响攻击行为^[19]。近来,有研究对社会支持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发现,较高的社会支持感知水平能增强个体对周围生活与社交关系的满意度,使个体表现出较少的内、外化问题行为^[20]。社会支持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又往往是以人格特征等个人资源变量为中介的^[21],而且内外因作用原理也

认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亦即领悟社会支持这一外在变量会通过人格特征这一内在变量对攻击行为产生作用。人格特征作为决定个体典型行为方式的动力结构,会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并决定个体在其适应中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研究已证实,人格特征能有效预测攻击行为的发生^[22],高神经质或高精神质水平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攻击行为,而低神经质和低精神质个体具有自律、随和、克制等人格特点,因此具有较低的攻击行为^[23]。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心理虐待、领悟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但目前还没有研究系统考察童年期心理虐待、领悟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之间如何共同影响大学生的攻击行为,也就是说,在童年期心理虐待、领悟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路径和机制问题上还没有研究予以关注。基于已有的研究结论以及结合缓冲器模型和内外因的作用原理,本研究假设:童年期心理虐待直接影响攻击行为;童年期心理虐待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影响攻击行为;童年期心理虐待通过人格不同维度分别影响攻击行为;童年期心理虐待通过社会支持影响人格特征各维度,进而影响攻击行为。

1 方 法

1.1 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从某大学选取1266名大学生参加测验,剔除无效问卷13份,剩余有效问卷1253份,有效样本的年龄为18到24岁,平均年龄 20.1 ± 1.2 岁,其中男生489人,女生764人。不同年级上的人数分布为:大一399人、大二299人、大三282人、大四273人,每个年级上文理科专业人数基本相等。

1.2 研究工具

1.2.1 童年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SF) 抽取由Bemstein等编制,赵幸福修订的童年期创伤问卷中情感虐待分量表5个条目来评定个体的心理虐待,问卷采用5级评分(1=从不,5=总是),得分越高说明受到的心理虐待就越多。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729。

1.2.2 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成人版 采用由艾森克编制,陈仲庚修订的成人版EPQ,包括内外倾、神经质、精神质和掩饰四个分量表,共85道题目,本研究采用其中的神经质分量表(24个条目)和精神质分量表(20个条目)作为测量工具对被试进行了测验。本研究中,精

神质和神经质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0.66和0.87。

1.2.3 攻击问卷(Buss-Warren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BWAQ) 采用Buss等人修订的攻击问卷中文版^[24],包含躯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意、间接攻击等5个维度,共34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问卷得分越高表示攻击性越强。本次测量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917。

1.2.4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参照谢倩等人^[25]的研究,分别测量青少年感悟到的家庭、朋友和老师的支持程度,同时以总分反映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总程度。该量表有12个条目,共三个分量表,即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老师支持,各四个条目,采用七级评分(1=极不同意,7=极同意)。本研究中,三个分量表和全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87,0.85,0.91,0.88。

1.3 施测与数据处理

被试以班为单位分批次在机房电脑上进行统一回答问卷,主试由研究者本人和两名心理学老师担任,整个施测过程约需20分钟。被试当场提交问卷,共获得1253份有效问卷。所有数据采用SPSS19.0和AMOS20.0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测量模型以及结构模型的分析。

2 结 果

2.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情感虐待、领悟社会支持、神经质、精神质以及攻击行为进行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见表1),所有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

2.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2.1 测量模型 根据Anderson等人^[26]的两步骤程序,在建模之前应先对测量模型进行检验。测量模型被接受意味着指标变量能很好的代表了其各自的潜变量,说明可以建立中介模型。考虑到神经质、精神质和心理虐待量表所含的题项较多,因此为控制由潜变量的多个项目造成的膨胀测量误差,对神经质、精神质和心理虐待量表条目进行打包处理^[27]。神经质、精神质各获得N1、N2、N3和P1、P2、P3三个观测变量,心理虐待获得EA1、EA2两个观测变量。

测量模型包括五个潜变量,包括心理虐待、社会支持、神经质、精神质和攻击行为,以及16个观测变量。采用AMOS20.0对测量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进行分析,以检验每个观测变量均有效测量了其所对应的潜在变量。由于均为被试自我报告,为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还进行了Harman单因

素检验^[28]。结果显示,测量模型很好的拟合了数据, $\chi^2(94, N=1253) = 440.63$, RMSEA=0.05, CFI=0.96, NNFI=0.95, SRMR=0.04,所有观测变量在对应的潜变量上的标准化载荷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 < 0.001$),说明测量模型比较标准,可以做接下来的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此外,单因素模型(所有五个因子合为一个因子)对数据的拟合度很差, $\chi^2(104, N=1253) = 4868.63$, RMSEA=0.91, CFI=0.45, NNFI=0.36, SRMR=0.14,这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1 心理虐待、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与攻击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n=1253)

变量	M	SD	心理虐待	社会支持	神经质	精神质
心理虐待	1.77	0.67				
社会支持	5.28	1.08	-0.47**			
神经质	53.06	11.79	0.20**	-0.16**		
精神质	45.61	8.27	0.23**	-0.23**	0.42**	
攻击行为	2.51	0.58	0.25**	-0.18**	0.33**	0.28**

注:** $P < 0.01$,下同。

2.2.2 结构方程模型 首先,在没有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心理虐待到攻击行为的直接路径系数非常显著($\beta = 0.42$, $t = 10.06$, $P < 0.001$)。然后,建立中介模型,柳士顺等人^[29]的研究指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有多个中介变量在起作用时,将这种模型称为多重中介模型,多重中介模型一般有并行式多重中介模型、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和复合式多重中介模型。本研究为确定中介变量间的关系根据研究假设建立5个模型:第一个是社会支持、神经质和精神质在心理虐待到攻击行为间的部分中介模型A,即以心理虐待为自变量,攻击行为为因变量,社会支持、神经质、精神质为中介变量,同时心理虐待指向攻击行为,社会支持指向神经质和精神质的多重中介模型;第二个是在模型A的基础上,删除心理虐待到神经质和精神质的路径,建立多重中介模型B;第三个是在模型A的基础上,删除社会支持到攻击行为的路径,建立多重中介模型C;第四个是社会支持、神经质和精神质在心理虐待到攻击行为之间的并行式多重中介模型D,即在模型A的基础上,删除社会支持到神经质和精神质的路径;第五个是社会支持、神经质和精神质在心理虐待到攻击行为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E,即在模型A的基础上,删除心理虐待到神经质和精神质以及社会支持到攻击行为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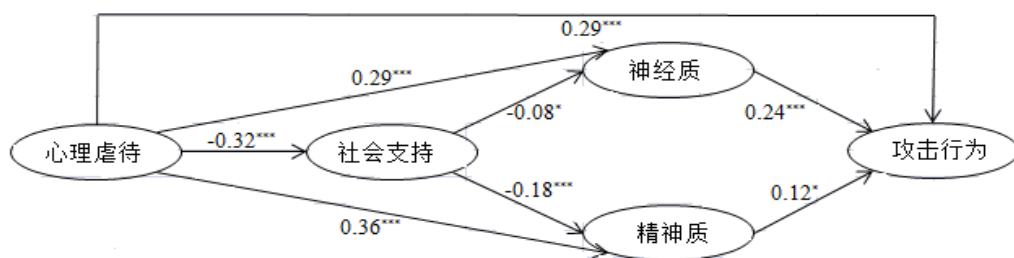
表2列出了所有五个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模型A与实际数据拟合良好。模型B、模型D和模型E均具有较好的拟合度,但与模型A相比,差异显著(依次为 $\Delta \chi^2 = 90.02$, $\Delta df = 2$, $P < 0.001$; $\Delta \chi^2 =$

21.40, $\Delta df=2$, $P<0.001$; $\Delta\chi^2=90.48$, $\Delta df=3$, $P<0.001$); 而模型C也具有较好的拟合度,与模型A相比,发现其 χ^2 增加不显著($\Delta\chi^2=1.25$, $\Delta df=1$, $P>0.05$)。按照林文莺和侯杰泰^[30]在研究中指出的嵌套模型拟合标准,如果 $\Delta\chi^2$ 显著,说明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显著不同,这时路径较复杂的模型优于路径较简洁(自由度大)的模型,应取较复杂的模型;而如果 $\Delta\chi^2$ 不显著,说明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相似,这时路径较简洁的模型优于路径较复杂的模型,应取较简洁的模型。根据这一原则进行比较后发现,模型C是五个模型中的最优模型。因此,本研究接受模型C这一多重中介作用模型,童年期心理虐待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攻击行为,它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神经质和精神

质间接影响攻击行为(见附图)。具体来说,神经质和精神质可以分别单独作为中介变量在童年期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间起中介作用,还可以与社会支持形成中介链在童年期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间起中介作用,而社会支持对攻击行为没有直接效应。

表2 大学生童年期心理虐待对攻击行为影响的模型拟合指数

Model	χ^2	df	RMSEA	SRMR	CFI	GFI	NFI	NNFI
模型A	368.08	95	0.05	0.04	0.97	0.96	0.96	0.96
模型B	458.10	97	0.06	0.06	0.96	0.96	0.95	0.95
模型C	369.33	96	0.05	0.04	0.97	0.96	0.96	0.96
模型D	389.48	97	0.05	0.05	0.97	0.96	0.96	0.96
模型E	458.56	98	0.06	0.06	0.96	0.96	0.95	0.95



附图 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的多重中介模型

表3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bootstrap分析

中介效应影响路径	标准化的间接效应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	
		Lower	Upper
心理虐待→神经质→攻击行为	0.29×0.24=0.07	0.03	0.12
心理虐待→精神质→攻击行为	0.36×0.12=0.04	0.001	0.12
心理虐待→社会支持→神经质	(-0.32)×(-0.08)=0.03	0.002	0.06
心理虐待→社会支持→精神质	(-0.32)×(-0.18)=0.06	0.02	0.11
社会支持→神经质→攻击行为	(-0.08)×0.24=-0.02	-0.02	-0.003
社会支持→精神质→攻击行为	(-0.18)×0.12=-0.02	-0.02	-0.001
心理虐待→社会支持→神经质→攻击行为	(-0.32)×(-0.08)×0.24=0.01	0.001	0.009
心理虐待→社会支持→精神质→攻击行为	(-0.32)×(-0.18)×0.12=0.01	0.001	0.006

2.2.3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采用Shrout等人^[31]提出的bootstrap方法对社会支持、神经质和精神质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首先将通过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方法在原始数据(n=1253)中共抽取1000个bootstrap样本。然后采用Amos软件使模型C拟合这些数据,生成和保存1000个中介效应估计值,同时算出中介效应的平均路径系数,并将这些效应值按大小排序,用第2.5个百分点数和97.5个百分点数估计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若上述这些路径系数在95%的置信区间里不包括0,说明其效应是显著的。表3显示,各条路径的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采用同样方法检验心理虐待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时发现,95%的置信区间[0.22, 0.37]也同样

没有发现0,表明童年期心理虐待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支持部分中介模型。因此认为,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攻击行为,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神经质和精神质间接影响攻击行为。

3 讨 论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考察的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其中,童年期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说明高心理虐待经历与强烈的攻击水平相伴随;社会支持,与神经质和精神质以及童年期心理虐待和攻击行为均呈显著负相关,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16,19],为进一步考察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在童年期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间的中

介作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神经质和精神质)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攻击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与研究假设一致,证实了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的多重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支持对培养个体的良好人格特征及间接促进个体积极行为的显著意义,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干预个体的社会支持和人格因素,尤其是通过帮助个体实现对自身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促进人格特征的全面提升,使个体最终实现心理社会功能的优化。

本研究中多重中介作用的发现对于领悟社会支持与人格特征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也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显示,受到心理虐待的个体在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和人格特征上的缺陷是导致攻击行为的主要原因。其中,个体在人格特征上的缺陷能直接解释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的关系,该结果说明,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更容易导致个体较高的神经质或精神质,而这些人格特征是受心理虐待条件下形成攻击行为的促进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儿童在虐待环境中,长期受到精神伤害,如辱骂、贬低能力、歧视、讽刺等,使得他们经常过分使用心理防御机制来调整内在需要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从而阻碍其正常的心理发育,易导致情绪不稳定、缺乏控制能力、多疑、孤独焦虑、无法适应环境,增强消极情绪体验等高神经质或高精神质个性偏差。高神经质和高精神质个体具有更高的消极情绪基线水平^[32],他们通常觉得自己能力欠缺,不敢或不能有效地应对挑战,对他人的批评也更敏感,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经常处于敌对或焦虑状态,从而增加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攻击行为为一般模式(GAM)也认为,行为的发生都是个体本身与环境两个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个体受到环境影响后,会将环境因素进行内化或处理,然后开始对外来刺激进行评价,如果评价不满意,或评价外来刺激具有威胁性时,攻击行为就产生了。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养育者对孩子的关心、照顾和情感上的温暖会使孩子形成具有良好的人际适应能力、较多积极情绪的人格特征,这会促使他们心理和行为正常和健康的发展^[33]。

另外,多重中介作用也发现,个体在社会支持感知水平上的缺陷也是解释心理虐待与攻击行为间关系的重要因素,这说明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导致个体降低对周围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认知和评价,从而增加心理虐待所造成的心理或行为上的风险结果,这与伍妍等人^[1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他们发现,

个体体验到的虐待行为越多,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就越低,从而导致个体更多的情绪行为问题。多重中介作用还发现,社会支持既能直接预测攻击行为水平,还会通过影响人格特征间接预测攻击行为。也就是说,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的缺乏除直接导致攻击行为外,还会通过提高个体的神经质和精神质水平导致更强的攻击行为。本研究确认了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对培养个体的良好人格特征及间接促进个体适应行为的显著意义,这说明个体感知到的可利用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就越能够促进积极人格的发展,并最终减少攻击行为水平。

参 考 文 献

- 1 弗洛伊德. 张堂会, 译. 精神分析引论.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 2 Kempe CH, Silverman FN, Steele BF. The battered- child syndrome.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62, 181(1): 17-24
- 3 Garbarino J.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is not an ancillary issue. Brown Univ Child Adoles Behav Letter, 1998, 14(8): 2-3
- 4 Turner HA, Finkelhor RD, Ormrod R. The effects of adolescent victimization on self-concep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Child Maltreatment, 2010, 15(1): 76-90
- 5 黄上上, 安静. 父母教养方式、依恋及童年期创伤经历与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5): 923-925
- 6 Gabalda MK, Broth MR, Thompson MP, et al. Children's Emotional Abuse and Relational Functioning: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as Moderators.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Trauma, 2009, 2(3): 179-197
- 7 Martinotti G, Carli V, Tedeschi D, et al. Mono- and polysubstance dependent subjects differ on social factors, childhood trauma, personality, suicidal behaviour, and comorbid Axis I diagnoses. Addictive Behaviors, 2009, 34(9): 790-793
- 8 Auslander W, Sterzing P, Threlfall J, et al. Childhood abuse and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girls involved in child welfare: the role of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Trauma, 2016, 9: 1-10
- 9 Zimet GD, Dahlem NW, Zimet SG, et al.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8, 52(1): 30-41
- 10 Wilson LC, Scarpa A. Childhood abus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 moderation model.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 Policy, 2014, 6(5): 512-518
- 11 刘爱书, 年晶. 儿童忽视与同伴接受: 消极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2012, 35(4): 911-915
- 12 Cohen S, Wills TA.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5, 98(2): 310-357
- 13 Li XB, Wang ZM, Hou YZ, et al. Effects of childhood trauma on personality in a sampl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4, 38(4): 788-796
 - 14 Elzy MB.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does social support matter?.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011, 20(3): 284-304
 - 15 葛纓, 李玉杰, 曹成刚.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英文).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5): 881-889
 - 16 Moraru E.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 the effects on a child's personality and the role of the social support. *Social Work Review*, 2012, 4: 35-49
 - 17 Auslander W, Sterzing P, Threlfall J, et al. Childhood abuse and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girls involved in child welfare: the role of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Trauma*, 2016, 9: 1-10
 - 18 Smith CA, Ireland TO, Thornberry TP, et al.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comparison of self-reported and substantiated maltrea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08, 78(2): 173-86
 - 19 伍妍, 邓云龙, 潘辰. 儿童心理虐待与情绪行为问题: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4): 494-495
 - 20 Scarpa A, Haden SC. Community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Aggressive Behavior*, 2006, 32(5): 502-515
 - 21 史方方. 初中留守儿童问题行为及其与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 22 Xie X, Chen W, Lei L,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yp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d aggress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95: 56-61
 - 23 Brees J, Mackey J, Martinko M, et al.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ptions of abusive supervis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aggression.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014, 21(4): 403-413
 - 24 Maxwell JP.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uss-warren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4(4): 943-953
 - 25 谢倩, 陈谢平, 张进辅, 等. 大学生犬儒态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1, 27: 181-187
 - 26 Anderson JC, Gerbing DW.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8, 103: 411-423
 - 27 吴艳, 温忠麟.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2): 1859-1867
 - 28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942-950
 - 29 柳士顺, 凌文轻. 多重中介模型及其应用. *心理科学*, 2009, 32(2): 433-435
 - 30 林文莺, 侯杰泰. 结构方程分析——模式之等同及修正. *教育学报(香港)*, 1995, 23(1): 147-162
 - 31 Shrout PE, Bolger N. Mediation in experimental and nonexperimental studies: New proced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02, 7(3): 422-445
 - 32 刘亚. 神经质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情绪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2012, 5: 1254-1260
 - 33 蒋奖, 许燕. 儿童期虐待、父母教养方式与反社会人格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6): 642-645

(收稿日期:2016-11-02)

(上接第683页)

- 29 Bode C, de Ridder DT, Kuijer RG, et al. Effects of an intervention promoting proactive coping competencies in middle and late adulthood. *The Gerontologist*, 2007, 47(1): 42-51
- 30 Cole DA, Maxwell SE. Testing mediational models with longitudinal data: questions and tips in the us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03, 112(4): 558-577
- 31 Kraemer HC, Kiernan M, Essex M, et al. How and why criteria defining moderators and mediators differ between the Baron & Kenny and MacArthur approaches. *Health Psychology*, 2008, 2: S101-S108
- 32 Mitchell MA, Maxwell SE. A Comparison of the Cross-Sectional and Sequential Designs when Assessing Longitudinal Mediation.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13, 48(3): 301-339
- 33 齐亚静, 伍新春, 王晓丽. 中小学教师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的交叉滞后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5): 935-938

(收稿日期:2016-11-10)